

# “棱镜门”事件中的 社会正义与国家利益博弈

高金萍 尹婉莹

## 摘要

在现代民主社会中,媒体是社会正义之心理氛围和文化环境的建构者,它深刻地影响着公众对于国家行为正义与否的判断。本文以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为立论依据,认为在“棱镜门”事件中,媒体应明晰国家利益与社会正义的关系。以国家利益为借口掩人耳目、隐瞒权力滥用、置公民隐私权于不顾的做法有悖于媒体看护公众利益的天职,无助于社会正义之现实环境的建构。媒体可通过自我监管、强化正义观念、规范编辑加工手法、深化专业主义来建构社会正义的媒介环境,实现社会进步的边缘突破效能,进而维护社会正义的现实环境。

## 关键词

斯诺登、媒体、社会正义、国家利益、博弈

## 作者简介

高金萍,北京语言大学宣传部部长、新闻系教授。电邮: gaojinping@bnu.edu.cn.

尹婉莹,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学生。

本文获得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项目编号: NCET-10-0265)资助,系北京市哲社规划项目“外媒舆情分析与北京世界城市建设”(项目编号: 11KDB018)的阶段性成果,亦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的北京语言大学校级科研项目(项目编号: 09JBT011)。

## The Game between Social Justice and National Interests in “PRISM” Incident

GAO Jinping YIN Wanying

## Abstract

In modern democratic society, media is the modeler of social justice's social mentality and culture context, which influence the public's judgments on whether

an act of state is justicial. Based on the theory of justice from John Rawls, This paper discusses western media reports about PRISM. It points out that media should comprehend the relation between social justice and national interests. If media insist on national interests and ignore citizens' privacy, they couldn't be responsible for the public. Media may implement self-censorship, strengthen the conception of justice, regulate news editing and intensify professionalism to construct a media environment of social justice and maintain the actual environment of social justice.

### Keywords

E. Snowden, media, social justice, national interests, game

### Author

Gao Jinping is a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Beijing Language & Culture University. Email: gaojinpjng@blcu.edu.cn.

Yin Wanying is a student at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This paper is supported by Education Ministry's New Century Excellent Talents Supporting Plan (project number: NCET-10-0265) and a part of Beijing Philosophy and Social Planning Project "Analysis on foreign media report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Beijing into a world city" (project number: 11KDB018). It is also supported by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s research project (project number: 09JBT011).

一种正义原则要想在一个社会中通行,关键在于人们能否接受并相信它。如果没有一种正义的心理氛围和文化环境,正义原则就不可能被公众接受。现代社会,“环球同此凉热”靠的是媒体的传播。媒体既是公众利益的守望者,也是正义之心理氛围和文化环境的构建者,影响着公众对于国家行为正义与否的判断。

“棱镜门”事件中,美国国家安全局(简称NSA)借“为国家安全带来益处”为自己辩护,2013年6月12日美军网络司令部司令基思·亚历山大在国会参议院听证会上指出,“棱镜”计划开展以来,曾帮助政府成功挫败了数十次恐怖袭击阴谋。但是,该计划对公众特别是他国公众隐私、网民信息的监控,实质上已经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信息时代,国家和政府操纵的控制权是否拥有社会正义的优先原则?当国家政府操纵的控制权与公民的自由权发生冲突时,媒体应当如何站位?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目标

2013年6月6日,英国《卫报》率先刊发报道称,自2007年起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开始实施一项绝密的电子监听项目——“棱镜”计划(代号PRISM),根据这一项目,美国情报机构可直接接入9家美国互联网公司中心服务器进行数据挖掘,无需采取一般黑客的入侵方法。这9家互联网公司包括微软、雅虎、谷歌、苹果、美国在线、脸谱、Skype、Youtube和Paltalk,监听的对象包括任何使用这些服务商的美国境外客户,以及与国外人士通信的美国公民。监控的信息主要分为10类:电子邮件、即时消息、视频、照片、存储数据、语音聊天、文件传输、视频会议、登录时间和社交网络资料的细节。通过“棱镜”项目,NSA甚至可以实时监控某人正在进行的网络搜索内容,跟踪用户的行动,进而得到他们想要的情报(Greenwald, 2013)。

当日,美国各大主流媒体,包括《华盛顿邮报》(Gellman & Poitras, 2013)、《纽约时报》(Savage, Wyatt & Baker, 2013)、《今日美国》(Winter, 2013)等纸质媒体,以及FoxTV、NBC、CBS、CNN等电视媒体,纷纷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详细报道。这一事件在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掀起了轩然大波,被称为“棱镜门”事件(“PRISM” Incident)。截至今日,“棱镜门”事件造成的影响还在全球持续升温,成为近半年来国际媒体评论的焦点。

2013年6月9日,“棱镜门”事件的揭秘者通过《卫报》公开了自己的身份,现年29岁的爱德华·斯诺登在过去4年中一直是美国国防部承包商旗下的一名雇员。斯诺登称其决定爆料的原因是无法说服自己包庇美国政府侵犯全球民众隐私以及互联网自由的行为(Greenwald, MacAskill & Poitras 2013)。美国《时代》周刊援引斯诺登的话说,他选择将一切公之于众,让民众自己来判断他们是否愿意容忍“棱镜”计划。目前看来,此前被曝光的信息还只是“棱镜”项目的冰山一角,7月出版的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称,自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中情局实施“黑袋”行动,以人工方式入侵NSA难以遥控攻击的电脑,完成“棱镜”项目和其他电子窃听不能完成的工作。这一系列报道引发了自2013年8月始,俄罗斯及美国的一些盟国针对美国监听各国首脑及重要事务行为的猛烈抨击。美国政府面临安全与自由的两难境地。

“棱镜门”事件中，媒体报道始终聚焦于实施监控的两家美国政府组织——国家安全局和中央情报局。早期报道中，媒体曾对参与“棱镜”计划的各家网络公司大肆挞伐。然而随着真相浮出水面，媒体发现这些网络公司也忍受着来自政府的压力。2013年6月10日，《纽约时报》披露，NSA常常在没有法庭授权的情况下找到网络公司要求帮助，导致不少网络公司跟NSA对簿公堂。面对政府的违宪要求，网络公司显得势单力薄，雅虎公司就曾在与政府的对抗中遭遇失败。

媒体报道先后关注了三个主题：斯诺登的去向及对他的评价；“棱镜”计划的详细内容；受到监控的各国对“棱镜”计划的反应。媒体报道也先后呈现出两种态度：（1）事件爆发初期（2013年7月之前），一些媒体赞同“棱镜”计划为美国国家安全带来的益处，甚至以民意调查来为之佐证。多家媒体转发了由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和《今日美国》两家于6月12日至16日联合完成的调查：多数美国人赞同安全局的监控方案，即秘密跟踪电话记录。56%的公众认为这是“可以接受的”，而41%的公众认为“不能接受”。这与7年前的数据相比出现了细微变化，当年有51%的受访者表示可以接受这种行为，47%的受访者则表示不能（转引自Auerbach, 2013）。（2）2013年7月以后，随着欧洲各国政府被监控的消息传出，一些媒体开始含蓄表达了对政府监控网民的担忧，《华盛顿邮报》早在6月12日就声称，公众需要合理的解释，该项目为美国国家安全带来的益处，是否真的抵得上侵犯个人隐私的代价（Washington Post, 2013）。10月10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了保护新闻记者委员会（The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发布的名为《奥巴马政府与媒体：美国后“9·11”时代的泄密调查和监控》（Obama and the Press: A Wikileaks Movie, and Brooke Talks with an iPhone）的调查报告，称奥巴马政府防止泄密、控制信息的强硬手段正对美国新闻的自由与民主构成威胁，这与他所承诺的“透明与开放的政府”背道而驰(The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2013)。12月24日，《华盛顿邮报》刊发对斯诺登的专访，文章认为层层监控规则就像建起一堵“墙”，把民众挡在外面。而要想推翻这堵“墙”，必须绕过安保、搜集信息、私下与记者联系，并提供足够的证据来佐证自己的消息（Gellman, Dec. 24, 2013）。NSA的“信息优势”就是如此被斯诺登“颠覆”的。

在美国历史上,民意如此胶着的情况十分罕见,其折射的是美国民众在价值观上的分裂:当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的愿望与美国核心价值观冲突时,到底应该做何选择?为此,有媒体质疑“斯诺登事件是否撕裂美国”(凤凰网,2013)。媒体是社会舆论的反映者,也是社会舆论的控制者。反向观之,社会舆论的分裂实质上折射着媒体的困局,究竟是国家利益至上,还是社会正义先行?

## 二、理论框架

1971年,美国当代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Bordley Rawls)的《正义论》一书出版,这本著作作为“社会契约论”补充了正义原则,被称之为“新社会契约论”。西方学者称《正义论》是政治哲学、道德哲学、法律哲学和社会哲学“最伟大的成就”,将此书与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政府论》、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论自由》并列为“自由民主传统的经典著作”(顾肃,2003:455-456)。美国著名的政治学者罗伯特·达尔评价说,罗尔斯的著作在英语国家被认为是对政治哲学的一个根本性的贡献。

正义观念在人类思想发展史和社会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正义是社会发展的基石。在早期文献中,正义指一般意义上的相当和正当,正义包括全部美德和完好的道德行为模式,后来正义逐渐与平等、慈善区分开来。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正义是社会各个等级的人各司其职、各守其序、各得其所。亚里士多德认为平等就是正义,但正义又分为“数量相等”(指平均的正义,即在平等的个人之间各人的所得在数目和容量上都相等)和“比值相等”(指分配的正义,即在不平等的个人之间根据各人的价值不等按比例分配与之相称的事物)。休谟认为公共福利是正义的唯一源泉。穆勒断定正义是关于人类基本福利的一些道德规则。罗尔斯则认为,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与义务,决定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之分配方式(罗尔斯,1971/2009:6)。由此看来,罗尔斯是从社会体制角度来确立正义原则的。

罗尔斯否定了西方社会传统的两种正义观:一是功利主义的正义观;二是直觉主义的正义观。



功利主义的正义观认为,只要谋取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就是正义的社会。其理论依据是:每个人在实现自身利益时都会根据自己的所得来衡量自己的所失,社会的幸福由个人的幸福构成,个人的原则是尽量扩大自己的福利,满足自己的欲望,而社会的原则是尽量扩大群体的福利,是最大限度地实现所有成员欲望构成的总的欲望体系。罗尔斯认为功利主义的正义观把欲望当作先天的,没有对欲望的来源、内容作出判断;没有揭示自由和权利的要求与社会福利的增长欲望之间的根本区别。

直觉主义强调道德事实的复杂性使人们往往无法解释自身的判断,因此只能依靠直觉,依靠那种在人们看来最接近正确的东西来确定何者为正义。直觉主义的正义观通过对自身的反思来找到一些基本原则,这些基本的原则是至高无上的。罗尔斯认为直觉主义正义观缺乏经验主义的基础,具有非理性的企图。

在此基础上,罗尔斯认为社会正义的覆盖范围包括:(1)正义否认让一些人享受较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因此政治交易和社会利益不能成为妨碍基本权利的理由;(2)人类团体的调节原则并非仅仅是个人选择原则的扩大,并非人们一致赞同的原则就是正义的基础,其原则内容无法成为调节全体人的宏观标准;(3)正义并非是一种目的论的理论,真正的正义原则是事先设定的,不能从结果来看正义与否(罗尔斯,1971/2009:22-26)。

总而言之,社会正义的原则,既不是依据功利原则,也不是取法直觉而来。在罗尔斯看来,政治制度中非正义的影响远远超越了市场的缺陷,政治权力积聚,变得不平等,得到好处的人利用国家的强制性工具和国家法律来确保自己的有利地位和既得利益。

“棱镜门”事件正是美国政治中的非正义行为——政府假“国家利益”之手,行权力滥用之实,置公民基本权利(个人隐私权、信息自由流通权)于不顾。这种窃听行为的非正义性,是引发各国甚至美国盟友强烈谴责的深层原因。

### 三、研究问题

自“棱镜门”事件被曝光以来,欧美各国媒体都陷入一个尴尬的境地:如何报道这一关乎本国利益和公众权益的事件?在这个信息公开的时

代里,公民的个人隐私是否不可侵犯?从自然权利理论角度出发的资本主义社会契约论认为国家是个人权利的护卫者,是社会的“守夜人”,那么国家利益与社会正义是何种关系?国家和政府可否为了国家利益罔顾公众的权利?

每个人都应享有最广泛的、全面的、平等的基本自由权利,这一观念为国家和政府认可的原则、政策的制订提供了正义的基础,因此进入宪法成为社会良性循环的保障。NSA、中央情报局等机构,打着维护“国家利益”的旗号,监控他国甚至本国公民的个人信息、隐私,这种以多数美国人的安全为利益目标的行为,剥夺了一部分人的信息交往自由,借政治利益或者国家利益而限制甚至妨碍了一部分人的基本权利,实质上是违背社会正义的行为。“棱镜门”事件中,NSA对本国公众以及国外人士的网络监控,破坏了资本主义所秉持的“人人生而平等、人人拥有自由”的基本原则,即公众普遍认可的社会公义。

2013年6月11日,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在联邦法院起诉奥巴马政府,认为“棱镜”计划侵犯公民言论自由违反宪法。尽管奥巴马政府为监视计划以及该计划的保密进行辩护,但是NSA的监视行为的确是对“隐私权”的重大侵犯。美国国会众议院7月23日宣布,众议院将就一份关于美国国家安全局收集国内民众电话记录监视项目的法案投票,以决定是否砍掉这一项目的经费,限制政府监视民众的权限。

如果恰如美国政府的辩护所言,监控的目的是为反恐搜集情报,奥巴马也指出“该项目对美国公民并不适用,也不会针对居住在美国的人”,项目中的行为合乎法律,两院议员对此知情,并置于美国外国情报监视法庭的监管之下,已在保护隐私和国家安全之间努力寻求平衡(Feldman, 2013)。那么,是否个人隐私应该为国家利益让道?

罗尔斯曾提出两条基本正义原则:“第一,每个人都具有这样一种平等权利,即与他人同样自由相容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第二,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是这样安排的:(1)合理地指望它们对每个人都有利;(2)加上地位和官职对所有人开放。”(罗尔斯,1971/2009:18)这两条原则中,第一条被称为“平等原则”,关乎社会制度规定和公民各项基本的平等自由权利(包括言论、集会、信仰和思想自由)的保障;第二条被称为“差别原则”或“不平等原则”(是社会制度规定和建立的社会政治、经

济方面的不平等,即社会合作中利益和负担的分配)。罗尔斯强调,“平等原则”更为基本和优先,如果违反了它,“差别原则”也就无足轻重了。据此来看,即使“棱镜”计划的确是出于国家安全考量,也应当置于人权——公民的言论信息自由权和个人隐私权——之下。

正义首先来源于制度设计,来源于法治主义。正义作为一种原则和观念被人们认可和接受,首先在于它是基于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言论和思想自由、信息交流的自由。在这个信息时代,媒体,尤其是新媒体,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须臾不可分离的伴侣,社会正义的维护,离不开媒体的传播。

#### 四、媒体在维护国家利益与坚守社会正义之间的立足点

法国社会学家塔尔德(Jean Gabriel Tarde)在《舆论与公众》中提出:“从一个人的观点转化为社会的观点、然后又转化为舆论;这个转化过程的动因,在古典时代和中世纪是公共话语,在当代是报纸。”(塔尔德,1969/2005:222)报纸、期刊、广播电视,还有微博、微信等各类新媒体平台,在传播社会正义、守望社会正义方面,不仅是传播者,还是建构者。它们运用强大的舆论力量,建构着社会正义的文化环境。

(一)守望社会正义,是媒体社会责任与利益追求博弈的过程。

各个时代的统治政权和政治组织都千方百计想要控制媒体,以操纵舆论。诞生于商业文明中的西方媒体,有着追求利润的本性,于是“媒体争夺观众和追逐利润的冲动以及政治人物操纵信息的愿望之间的双重压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扭曲了媒体提供理性的、批判性的讨论的功能。”(希瑟萨维尼,2004)市场竞争和政治角逐形成了强大而持续的外在压力,迫使媒体放弃正义,择利益而趋之。守望社会正义,其实是追求社会责任的媒体与外在的商业和政治压力博弈的过程。

从新闻媒体生产的路径来看,新闻媒体的外部压力来源于社会对于新闻传播行为的控制,这种控制来自于新闻媒体组织外部的权力部门,新闻媒体无法脱离这种控制,这是新闻媒体“社会性”的基础。在媒体生产过程中,还有一种内在的控制,即媒体的自我监管或自我审查。所谓自我监管,是在没有明确的外部监管机制、压力和要求的情况下,媒体从业者和媒体组织对新闻生产进行的自我施压、自我控制和自我监管(张志安,



2013)。与外在的社会监管一样,媒体的自我监管也是一柄双刃剑,既可以产生正面的积极效应,也具有负面的消极作用:一方面,自我监管体现着媒体从业者的专业主义精神,以职业操守趋近真理和社会正义;另一方面,自我监管也体现着媒体从业者对外在压力的内化和妥协,削减了新闻媒体的自主性、新闻自由和公共利益。媒体生产应当是外部的社会控制与内在的自我监管调和下的产物。

## (二) 维护社会正义,可通过媒体的自我监管来实现。

新闻媒体生产过程中,外部的社会控制是媒体不可把控的,而内在的自我监管可以助其“叩响正义之门”。挪威新闻传播学者泰耶·舍道尔(Terje S. Skjerdal)认为,新闻媒体“自我监管”的四种策略是:降低道德责任、编辑手法弹性化、信任受众的批判性解读能力以及坚守社会责任(Skjerdal, 2010)。“降低道德责任”就是不背负道德评判秉持客观中立立场;“编辑手法弹性化”包括使用淡化、变形、省略、主次倒置等修辞手法来表达观点和意见;“信任受众的批判性解读能力”指的是用事实“说话”;“坚守社会责任”强调媒体坚守社会正义,作为社会公器守望公众利益。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媒体自我监管的策略,那就是“新闻专业主义”——坚持客观性、真实性、独立性和自由性。

新闻媒体自我监管的效应显现于两个方面:(1)通过建构社会正义的媒介环境,维护社会正义现实环境的生成。媒体报道建构的媒介环境能够促动现实环境向正义化的转换,在这个媒介环境中,人们的合作是可能而且必须的,虽然还存在哲学、政治、宗教、信仰上的分歧,但是人们之间既有合作又有冲突,人们在相互关系中形成具有约束力的行为规则,并据此而行动,这些社会正义的规则“提供了在社会的基本制度中分配权力和责任的方式,并规定了社会合作的利益和负担的合理分配”(Rawls, 1971:4)。(2)自我保护规避权力控制,寻求边缘突破拓展新闻自由。外在的压力来自政治控制和商业控制,媒体的社会化生存决定了它无法脱离外部压力而自足。媒体的社会正义追寻之旅,注定是一个逐步弱化政治控制和商业控制、强化公众利益的艰难过程。坚持从公共利益、追求自由和理性原则出发,才能在日常报道中打破程式化的事实呈现,实现报道边缘突破,拓展新闻自由的边界,将媒体导向社会正义的通途,实现“正义即公平的相对稳定性”。

## 五、余论

正义包括两个基本方面：一是社会关系的正当性；二是个人行为的正当性。对于“棱镜门事件”的主角——斯诺登的评判，也体现着媒体在正义追求中的挣扎。2013年6月10日《纽约客》刊发职业撰稿人杰弗里·图宾的文章《斯诺登不是英雄》称：“他（斯诺登）只不过是一个浮夸的自我陶醉者，他的所作所为应该被送进监狱。”(Toobin, 2013)而美国前总统候选人罗恩·保罗则在其脸谱(Facebook)上发表声明称：“我们应该感谢像爱德华·斯诺登这样的人，当他们发现自己服务的政府做出了不正义的事情时，可以勇敢地说出来，哪怕这会让自己处于危险当中。”前者的出发点是国家利益，而后者的出发点是公众利益。从社会契约论的角度看，国家利益与公众利益本应是吻合的；当二者发生冲突时，现代正义观的选择是遵从公众基本权利。

这一次民众的选择印证了现代正义观：《卫报》2013年6月15日刊登的该报民调结果显示，超过40%的美国人称赞斯诺登是英雄；《时代周刊》的民调则称，50%的美国人赞成斯诺登勇于揭露政府的行为。

(责任编辑：陈曦)

## 引用文献 [Reference]

顾肃(2003).《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Gu, Su (2003). *Essential ideas of liberalism*.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Press.]

凤凰网(2013年7月2日).斯诺登能不能“撕裂”美国.检索于<http://news.ifeng.com/opinion/special/empiredream/>.

[Phoenix Net (Jul. 2, 2013). Will Snowden separate American? Retrieved from <http://news.ifeng.com/opinion/special/empiredream/>.]

约翰·罗尔斯(2009).《正义论》(修订版)(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原著出版于1971年).

[Rawls, J. (2009). *A theory of justice (Revised Edition)*(Trans.).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69).]

希瑟萨维尼(2004).公众舆论、政治传播与互联网(张文镐摘译).《国外理论动态》，(9)，39-43.

[Savigny, H. (2004). Public opinio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the internet (Trans.). *Foreign Theoretical Trends*, (9), 39-43.]

加布里埃尔·塔尔德(2005).《传播与社会影响》(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原著出版于1969年).

[Tarde, G. (2005). *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influence* (Trans.).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69).]

张志安(2013).新闻生产过程中的自我审查研究——以“毒奶粉”事件的报道为个案.《新闻与传播研究》, (5), 24-43.

[Zhang, Zhian(2013). Study on self-censor during making news: Case study on “Poison Milk Powder” Incident.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5), 24-43.]

Auerbach, M. (2013). Pew Poll: Most think Snowden should be prosecuted. Retrieved from <http://www.newsmax.com/US/pew-poll-snowden-prosecution/2013/06/18/id/510420/>.

Gellman, B. & Poitras, L. (Jun.6, 2013). U.S. intelligence mining data from nine U.S. Internet companies in broad secret program. *The Washington Post*, Retrieved from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investigations/us-intelligence-mining-data-from-nine-us-internet-companies-in-broad-secret-program/2013/06/06/3a0c0da8-cebf-11e2-8845-d970ccb04497\\_story.html](http://www.washingtonpost.com/investigations/us-intelligence-mining-data-from-nine-us-internet-companies-in-broad-secret-program/2013/06/06/3a0c0da8-cebf-11e2-8845-d970ccb04497_story.html).

Feldman, L. (Jun. 7, 2013). Obama on NSA data-mining: “Nobody is listening to your telephone calls”.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Retrieved from <http://www.csmonitor.com/USA/DC-Decoder/2013/0607/Obama-on-NSA-data-mining-Nobody-is-listening-to-your-telephone-calls-video>.

Greenwald, G.(Jun. 6, 2013). NSA collecting phone records of millions of Verizon customers daily. *The Guardian*. Retrieved from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3/jun/06/nsa-phone-records-verizon-court-order>.

Greenwald, G., MacAskill, E. & Poitras, L.(Jun. 9, 2013). Edward Snowden: the whistleblower behind revelations of NSA surveillance. *The Guardian (Hong Kong: Guardian Media Group)*. Retrieved from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3/jun/09/edward-snowden-nsa-whistleblower-surveillance>.

Rawls, J. (1971).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avage, C., Wyatt, Edward & Baker, P. (Jun. 6, 2013). U.S. confirms that it gathers online data overseas. *New York Times*, Retrieved from <http://www.nytimes.com/2013/06/07/us/nsa-verizon-calls.html?pagewanted=all>.

Skjerdal, T. S.(2010). Justifying self-censorship: A perspective from Ethiopia. *Westminster Papers in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7(2), 98-121.

Winter, M.(Jun. 6, 2013). Reports: NSA siphons data from 9 major Net firms. *USA Today*, Retrieved from <http://www.news10.net/story/local/2013/06/06/4753951/>.

The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Oct 10, 2013) . Obama and the Press: A Wikileaks Movie, and Brooke Talks with an Iphone. Retrieved from <http://www.onthemedial.org/story/on-the-media-2013-10-11/>.

Gellman, B.( Dec. 24, 2013). Edward Snowden, after months of NSA revelations, says his mission' s accomplished. *Washington Post*. Retrieved from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national-security/edward-snowden-after-months-of-nsa-revelations-says-his-missions-accomplished/2013/12/23/49fc36de-6c1c-11e3-a523-fe73f0ff6b8d\\_story.html](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national-security/edward-snowden-after-months-of-nsa-revelations-says-his-missions-accomplished/2013/12/23/49fc36de-6c1c-11e3-a523-fe73f0ff6b8d_story.html).